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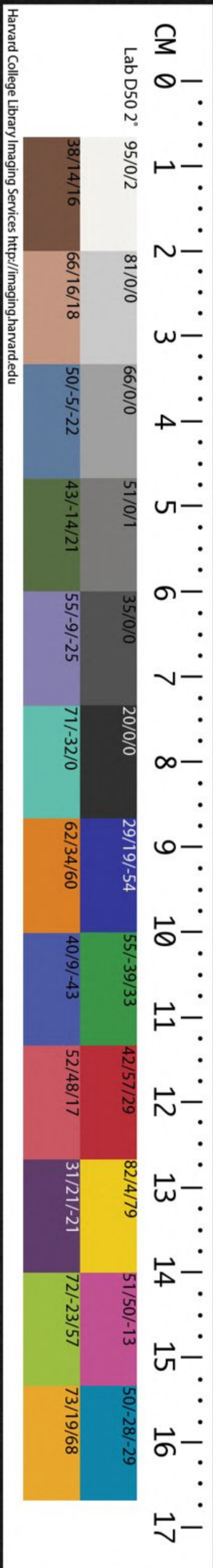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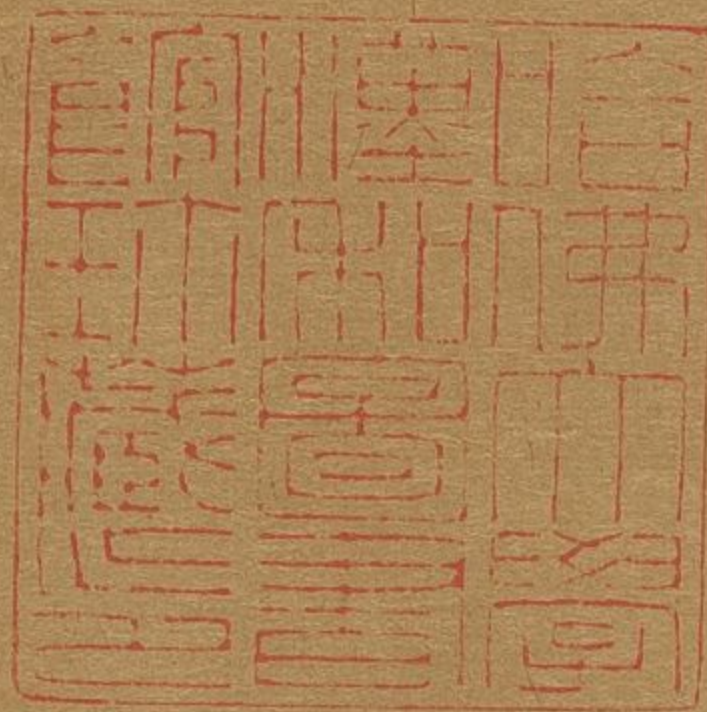
卷六十一之六十五



26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六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奏

勅重校刊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
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
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
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

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
總萬機召爲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
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相州述以行
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常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迴遣將
李儁攻懷州述別擊雋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
橋述先鋒陷陳俘馘甚衆平尉迴每戰有功超拜上柱
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
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
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爲聲援陳主旣擒
而蕭巖蕭瓛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

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
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
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旣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
爲遙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彼方振揚
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畧乘勝而往風行電掃自當稽
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獲安方副朕懷公之力也陳永
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瓛懼
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瓛自義興入太
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敗之斬瓛司馬
曹勒义前軍復陷吳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

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爲壽州刺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

噐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侔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素每與述謀事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獎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

兵屯西平之臨羗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遯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勅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

辟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言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第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

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敝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

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遯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閔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

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之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爲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帝令

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于化及別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爲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袖耳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

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領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爲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爲少監再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凡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

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爲新
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爲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得樂徙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爲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詞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

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
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
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迴
之起逆從常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是迴遣弟
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迴迴敗勤與迴子
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于陣
勤遂逃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
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
公賞物七千段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

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舊姓爲郭氏空厥犯塞以
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徵爲開漕渠
大監部率水土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
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
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
衍親備舩楫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卹
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
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
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
出鎮揚州遇江表黻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銳萬人先屯

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討東陽永嘉宣城黠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踞事上姦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癯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誅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

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偕出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贈賜甚厚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
宇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膏便辟足恭柔顏取悅
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無所是非不
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其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
此固君子所不為亦丘明之深耻也

隋書卷六十一終

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七

特進 臣 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 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 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
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竒節有識者異之在
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武
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

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詔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詔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詔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

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陽與高潁支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剋金陵詔卽鎮焉晉王諱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穉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辦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况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

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
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
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
入京勞敝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
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
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
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
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
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
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

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亦
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
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帝士隆
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
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
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潁
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
冢宰宇文護見而噐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

夫昌國縣伯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
襯詣朝堂陳帝入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
恐懼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
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請見言於帝曰
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
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
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軼巖不肯署詔御正顏
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
欲爲烏丸軼邪巖曰臣非黨軼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
帝怒使闞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爲丞相加位開府

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邑二
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庭諍面
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卽位每懲
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
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
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爲之寮佐于時巖與
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頴由是
拜巖爲益州總管長史韶爲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
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軼我兒如曹叅相齊之意也
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

獠口以爲闖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
排閣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
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
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
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
行其志漸致非法造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
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
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
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
常待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
京兆之新豐每以諷讀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
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
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
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
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
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
視問之行本言於帝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旣
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

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河
內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
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
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
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
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
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
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
前而退上欲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同四夷
行本以党項羗密邇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

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
羗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
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
人近至請付推科上竒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
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
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
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
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
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
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爲左庶子

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
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
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爲
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
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閣內
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
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
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
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
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
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遂而
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者由
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
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
邵陽縣公父茂周滄堯二州刺史毗性剛褻頗有學涉
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爲
行軍總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爲別駕加儀同三

司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
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
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太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旣出憲
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
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
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傑由此遞相陵奪每尋
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
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汝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

祖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
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寮
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
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
幸遇愈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
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
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
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栢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
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臆說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幸甚輕犯天顏伏聽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

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贈縑五百匹子敬真大業之世為大理司直時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世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陽父仲禮為梁將敗歸周復家本土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又而出為寧州

總管椽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
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
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
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搃旗必由聖略若負戈探甲征扞
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
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
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
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
書虞部侍郎以毋憂去職未幾起爲屯田侍郎固讓弗
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頴子弘德封應

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
已列門外尊有墜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旣
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頴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
當朝正色甚爲百寮之所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或曰大
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于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
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
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
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閣於職務政由群

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飭勞之

痛成嫌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嗜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爲意以養性爲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爲之築宅因曰柳或正

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日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

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
媵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
路廣幕陵雲衮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
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
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寔有
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
天下並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
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勅論詔可其奏
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
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

匹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貞外散騎常侍治書
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
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
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
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爲民配戍懷遠鎮行
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
將與計事或爲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入城而諒反形
已露或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
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
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京師卒

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旣免喪

闕三字

教中

士高祖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尋

闕三字

大

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馬二十四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

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

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
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
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
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
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
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
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之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
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
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
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
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
其父爲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
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
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
三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
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
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

士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爲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具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頴以天挺良才元勲佐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日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大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

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鄞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謾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慄焉可想趙綽之君大理圜圜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

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閭纂之風焉

焉

承直郎

郎國子監司

典書

正人

正人

初重校刊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
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叅
軍出為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自外散騎常侍封
富陽縣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

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轉嵩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霸上煬帝卽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走闕庭萬死無恨帝賜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

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術莫如善政龔汲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下實資良守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四服愛惠爲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腸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比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効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

導德齊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
觀省人風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
金紫光祿大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絜處涅不渝
立身雅正臨人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
之不嚴斯治實字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
弘獎勵可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
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卽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
內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
公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
自誠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

望鑿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卿夙懷恭順深執誠
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純
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
真衣繡夜行耳勅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
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書時處羅可
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
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
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爲
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爲東都留守屬
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

之返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旣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不許帝顧謂子蓋曰朕遣越

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公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王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

侯公後動卽以此杯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
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
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
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
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
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
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
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
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
齊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

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
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有歸首者無
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
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第時年七十有二上悲
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
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
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
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
蓋無佗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
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

爲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寶世爲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諸軍救彼塗炭小寇狼狽顧恃江湖之險遂敢沉舟楫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沉溺俘獲厥功甚茂又聞帥旅

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襄邑公賀若弼旣獲京口新蔡韓擒尋剋姑熟驃騎旣渡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卽入建業清蕩吳越旦夕非遠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畧以取大賞使富貴功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領軍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擊突厥於靈武破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猶事校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冠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舉推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乎大漠于時同行軍旅契闊

戎旃望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世猛
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僂俛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將
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鑾駕言旋上京本卽述職南蕃宣條下國不悟皇鑒曲
發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
四方褰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
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人守神器元良
萬國身輕負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
多暇養疾閑宮厭北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
苑旣乏名賢飛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

想望吾賢疾如疾首祥荅書曰行人戾止奉所賜況
紀綢繆形於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載三陽毳帳
帝講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知啓處祥少不學軍
旅長遇升平幸以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
之用朽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
王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
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卒伍預聞指蹤之規
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爲幸甚爰以情喻雷陳事
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已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之大
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

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式過載雁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想鳴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卽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

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拔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四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哭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擿勁草質父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降

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剋定詩不云乎喪亂旣平旣安且寧非英才大畧其孰能與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還由是除名爲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

世高弟威字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公威官至武賁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見稱四年叅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

陳拜尚書左丞高祖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憊之母爲聚歛之行一言

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門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壘耻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

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及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爲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數漏泄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迴作亂崇宗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

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迴本同骨肉旣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迴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丹欸慮染惡徒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

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編之屬籍爲皇太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馳射有將領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戰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鴈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而死義臣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以御甲賜帝嗣位漢王詔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

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

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
捕後復與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
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
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段女
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爲宗正
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
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
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
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
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

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衆
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
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
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
剋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
收合降賊入豆子甌詩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
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
拜禮部尚書未幾卒官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擿侍中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 十三
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
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下大夫武
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
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
強濟宣帝時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
蠻反玄以行軍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
進封同軌郤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
役詔玄監督之俄檢校朔州總管事後爲衛尉少卿仁
壽初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
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衙

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
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
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卽位
復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
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歲餘遷工
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玄曰魏郡名
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理非遠
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拜右侯
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遼東
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

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勅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

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蚩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遯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閣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

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應機響赴表裏奮擊摧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計以鎮之朕爲國計義無相許故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

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玄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爲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

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遯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旣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

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齎書詣權稱四方擾亂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爲交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官至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史臣曰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効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

隋書卷六十三 列傳 十七
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
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
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
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爲守節之士矣

隋書卷六十三終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特進 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
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
及爲隋國公擢授叅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醺賓客恒令
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

毋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
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
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
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
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
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
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叅預政
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
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
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信後以左丞

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
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
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
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
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勲舊進爵郡公
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
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
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
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侗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

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

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
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
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
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
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
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
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
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旣與賊
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
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
建擊賊悉斬之帝爲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
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
尋拜爲光祿大夫

張齋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
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
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
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
壽春也恒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

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竽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齋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東大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

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
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
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
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竒之後叙戰勲
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
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
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
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
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
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跡後因

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
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尋
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
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
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
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
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
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
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貢郎將錢士雄孟金义
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

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陳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與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

光獨跡跡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贖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含索梯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

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卽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

有靦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卽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譟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卽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

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討之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聞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 九
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諫而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艦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于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黎欽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卽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

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淇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雒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

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
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荅表請
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
專以相任自足辨之吾在闔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稟
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
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
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
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爲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
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宇文
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
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資郎
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群盜所向皆
捷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
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及皆
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
言聞數百步冠爲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
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愴高智慧等
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

開府高唐縣公拜豐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上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

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雋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千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 十一
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
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
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
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
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
徒敗衄於是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
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
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

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安
旣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時在
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
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
接之徹軍未至謀洩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
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卽位授驃騎將軍大業
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
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
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
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

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渴刺堯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堯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堯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堯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

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絨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渤海

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

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
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
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
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
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
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獨
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
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
累遷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故
言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
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
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
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
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
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
其咎豐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
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
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立各然限各立資草和之四代宜知致命之
 史曰曰焚蕪未令絲藪視以官
 龔世育之矣國風詩民之望安味越其之會
 非士困於食須管其德明未盡亦安味其
 立各然限各立資草和之四代宜知致命之
 史曰曰焚蕪未令絲藪視以官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

特進 臣 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 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 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暉仕梁冠軍將軍
 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年
 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
 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

身必將滅吾族羅喉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旬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喉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喉全衆而歸拜光遠將軍鎰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

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喉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喉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

侍晉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
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楊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
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暎與諸將大臨三日放
兵士散然後迺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而
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
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噐之賀若弼謂之曰
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
暎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
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
我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暎上韓擒於朝堂戲

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媿乎羅暎荅曰昔
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
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毋
憂去職未朞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遼
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
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
擊之虜衆甚盛羅暎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
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
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
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卽位授右武侯

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
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縑經送
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暉行絳晉呂三州
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
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
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
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
月子仲隱夢見羅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
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

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
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祖靈起梁直閣將軍義
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
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
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
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
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
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

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於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已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鬪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

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鵠叛蠻於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

金鈿酒鐘一雙絲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
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
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
上降密詔使經畧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
總管祿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
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
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
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
璿西衡州刺史鄧暘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
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

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絲五
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匹十年尋轉桂
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
賜絲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疋未幾桂州人李光仕
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桂王固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
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岸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來
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
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畧光
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
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

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嶺州烏蠻叛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祿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

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於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問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陣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

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
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
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
法尚別由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青海賜奴婢一百口
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
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
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
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
戰每剽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
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
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
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
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
容貌竒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
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冠縣公
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
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
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

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竒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三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畧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

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

畧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一千匹五年車騎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爲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搦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叅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灊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爲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

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戢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會幽州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闕天關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旣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

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畧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

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常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

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繼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豐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曹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爲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師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菴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

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

役以世雄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搔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

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
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
霧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
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
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
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
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
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

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
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
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
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
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
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
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
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
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
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

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頗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

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掎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

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

名爲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卽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畧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畧徙爲朔州總管甚爲北夷所

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爲太子引爲左虞侯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

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

軍陸顛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二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

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

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麒麟衆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

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爲與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爲太子拜右虞侯率煬帝卽位轉

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爰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爲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

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死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祗得如此幸勿爲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

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二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浴賀蘭蕃俱爲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喉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恡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

隋書卷之五十一
列傳 三十一
毀被誅大業之李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
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
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